

技击余闻补 (近人) 钱基博 撰

今春杜门多暇，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，叙事简劲，有似承祚三国，以予睹侯官文字，此为佳矣。爰撰次所闻，补其阙略，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。甲寅中春记此。

【目录】

窦荣光
邹 姓
甘凤池
闽 僧
某公子
秦大秦二
莫 懋
南杨北朱
范龙友
清江女子
马永贞
垓山农夫
梁兴甫
石 勇
僧念亮
王子仁
嘉定老人
庖 人
白太官
秃 者
三山和尚
蒋志善
李 渔
戴 俊
履店翁
胡迩光
○窦荣光

无锡窦荣光，清道咸间大侠也。巨膊广颡，为人甚魁硕有力。饭以铜箸，长纒盈尺，然持击刺人，无不中要害，虽壮夫立蹶，颇以此自雄。

挟伎游山左。山左地处南北冲要，民情狡桀，多业盗，往往张肆僻地，诱过客宿，伺夜半杀之，而取其贖，无得脱者，土人谓之黑店。荣光作客久，颇晓其情伪，能刺得黑店所在，伪宿，伺有变，辄设计诛盗而火其居。如是者非一矣，辄未尝遇害，颇轻盗，为无足当意。

一日，道泰山下，日曛，睹当路有肆，心异其僻处而无畏盗，意黑店也。就宿焉。入其肆，见门左一老叟，箕踞计柜，须雪白，蔽胸前，一目似眇，而发齿尽脱落，涎流颐外，语模糊不可辨，疑老病不任事。佣伙数人，趋走待客，似亦无大异人者。

遂道荣光入视。仅二室，门东西向。西室两女子居之，长者纔二十许人，幼者甚稚齿，当不逾年十四五，燕音，度其举止，似类绳妓湖海卖伎者。东室已居僧一，状颇矫健。荣光男子与僧俱。

舍既定，佣逐问客饭未。女子言道：食不斯须，可毋饭。转问东室客。僧曰：肉十斤，面倍。荣光半僧食。佣具如二人指。

僧且食且目视荣光，久之曰：出家人诚自惭善饭，抑客食何多？

荣光漫应曰：半和尚耳。

僧曰：客顷知危乎。

荣光瞿然曰：信黑店乎？然似绝无武勇者。

曰：君不见计柜一老翁？此剧盗。甚非细敌也。

荣光乃甚自夸诩曰：虽非细敌何害，予歼盗多矣，顾怯一残癯老惫之垂毙叟乎？

僧笑曰：客故非常人，然今夕无强与人事乃佳。

荣光殊疑勿信，然察僧似伉勇出己上，而言若此，心不能无动。既寝，竟不能成寐。而僧寝鼾自如。

夜半。大风。起户外，户震撼有声。僧寤，一跃离床起，俯户隙，窥久之，掖荣光起，曰：客视之。

视之，他无所睹，惟见庭中光缕缕闪阖，似电剽忽，不可端倪，盖剑光也。然后知适所闻者，乃有人急运剑，疾舞成风。心则大惊。僧推倒室后垣出走，荣光亟随僧出，而垣外复围石墉，旁山甚高。僧履险骑危，疾跃踰墉出矣。荣光随跃起，离墉巅纔尺有咫，坠下。再跃不能上，危急间，忽顷所见西室稚齿女，奔走自后至，疾飞一足，蹴其臀，乃得乘势腾空起越出。

僧在墉外待已久，咎曰：客顷何弩！

荣光勿复敢出声。挟僧走数里。僧揉登道旁大树，荣光随上，忽白光闪逐，似金蛇自后追至。荣光股栗，几坠地，乃亟闭目抱树柯伏勿敢动。

僧探怀出一铁钵，遥逆光来所掷击，光倏定。而盗叟首已持少女手中，倒

挽其须矣。

僧乃攀荣光下见女，则西室二十许长女也。

于是僧劝荣光归甚力，曰：客不量敌强弱，徒自大。勿归，必丧其躯。

遂归江南不复出。后尝语人曰：唐有剑仙，如聂隐娘空空儿之类，闻其杀人，祇白光一缕绕颈，而首已断。予顷者睹盗叟逐女子，其疾如风，两人用剑精能，几见光而不见人，以身为剑光所护掩也。疑古之所谓剑仙者，类不过运剑精捷，故剑光护掩其身，不为人所瞥见，非真别有异术也。

〔钱基博曰〕荣光论剑仙之说似信。惟博年十二三，即闻诸老先辈道荣光事甚详，心志之勿忘。及壬子从戎北府，里人同僚最昵者，惟窦君孟干，军书多暇，辄以荣光事询之，而孟干倭不知也。然博尝雇得一仆曰吕贵者，山东泰安人也，颇精伎击，云得之其舅诸城孙子山传。子山，盖无锡窦荣光弟子也。意者非邑城风光桥窦欤。

○邹 姓

距无锡县五十里而南，有乡曰新安。邹姓者，佚其名字，乡之人也。乡故滨运河而居，当日河运未废，岁漕东南粟给京师，舳舻什佰衔接，无不出其地者，谓之南漕。漕卒夙多魁硕怙气力者，横甚。

一日，有一卒挟妇人登岸游于市。市少年谐呼曰：好娇娇！

群噪而和之。

卒惭怒，搏擒少年归，缚舟柱，褫其衣，裸身而浇以冷水，骂曰：若欲好浇浇乎，吾兹偿汝志矣！

土语娇浇二字音似也。故云。

少年骤彻骨寒噤，号救不成声。众随环岸观者数百辈，群为不平，哗骂声若殷雷，然无敢撻救者。卒亦应骂，益以水沃少年顶，淋漓下濡至踵。众相顾无谁何。

邹姓适以事过之，排众入，睹状，心则大怒。一跃登其舟，挥右肱仆卒堕水，而左掌力擘少年缚柱绳。绳断，挟少年反跃上岸。

傍卒汹汹，取械逐邹夺少年。邹亟以付众，挥手使速退，曰：去去，毋涵我，植立候！

一卒骤进持械柱其胸。邹徒手无以御，佯为倾跌仆地者，诱之益进，突起一足蹴之颠，乃得夺其械与持。久之，虽众械环进如风雨，邹常有以格之，无能损一毫毛者。

然邹用力久，少惰，而卒进者方益众，势不支矣。

有游僧荷担自远方至，觐斗，目睹卒怙众暴寡，心不胜愤，乃舍担挥杖大呼入搏，与邹并力，亟以背就邹。邹亦以背应之，两人背相合。乃各持械当一

面击敌，败走之。邹方欲驱敌，忽觉背无所附，回视僧不见。急舍敌觅僧，已荷担走不知何往矣。

自是邹以技击有闻于世。然世之隆技击者，每好角技相凌出人上。闻邹能，慕之，辄有以尝焉。

一日，夜二鼓，寝方酣。忽室门戛戛有声，如有盗。起辟门出视，惧盗伺门外伏暗中袭击之，左手披门，横右肱作势外格。门去，门骤辟，举肱一挥，忽大声崩腾发庭中，地震响如山坼裂然者。盖其先盗移石桓三柱其门，门重，门不任欲折，故戛戛作声，及门辟，邹横格以肱，石桓反掷数尺外，朴庭，故震响也。

既睹庭中一盗距跃屋脊，邹腾身随上。盗再跃，已去已十丈许矣。邹视盗趋捷甚，勿敢逐也。返视，偃地径数寸石桓三，断为六矣。初不自意其腕力乃健绝若是，顾不以自喜，弥恂恂畏人勿敢校，知天下健者匪一也。

市有大盗，白昼只身劫质肆，负重金遁，肆中武力士数十操戈扬声逐之，无敢迫击盗。主计者素稔邹勇，亟飞使走告，请间道遮出盗前邀之。邹如言遮出盗前，侧身斜伸一足俟道旁，意态萧闲，若无意于止盗者。盗飞逃间，忽见一人道旁侧立有势，知匪善敌，立垂右手下抵地，疾转其掌，向邹扬之。有风着体若飙，邹不觉噤颤，自知不敌，亟敛手纵使逸去。

里人周君同愈言之。

〔钱基博曰〕余闻之周君曰：邹有子曰拱之，邑秀才也，今犹在。尝语人曰：吾父其有以诏我矣。曰：技击，搏技也，能是不足以自卫，徒贾祸；其技弥能，见嫉于人弥众，人必争与我角。角之不丧躯，必人为我戕，是两人者，必丧其一，匪仁术也。

其言类有道者，故志之。

○甘凤池

当爱新觉罗之世，在康熙间，天下言武术者，无不知有甘凤池矣。凤池，江宁县人（县号天下名城大藩，明太祖尝都其地，爱新觉罗制制方夏，选八旗骁锐，居明故皇城镇之，号曰驻防），其人有欲试其技者，令袒臂横肱小门口石道中，驱牛车数十轮，绝肱上过，无纤痕，不论创也。观者骇服。饮之酒醉，与人较艺，倒植长颈酒瓮于地，一足立，用两指持一竹竿，令众数十曳之，屹然不动，忽骤松其手，曳者咸倒地。

偶出行，见两牛斗田畔，角交不解，牧人欲制之而无术。凤池徐以手压牛背，两牛皆陷入地数尺，展转不得动，怒目视。徐提出之，若鸡雏然。其勇力绝人有如此。

凤池体不逾中人，然手能破坚，握铅锡如搏沙，辄化为水。宜其手所抵击

。无不立碎者。

一日，观剧十庙，兀立剧台前，人莫敢近。突有跛丐来前，楣拥挤。叱之，勿听，反与争。凤池怒，握拳奋击，若中败絮，了无所楚。

笑曰：少年盛气哉。除步去。

凤池乃大愕。久之，欲追叩姓名，而丐已不见，究不知何许人也。

凤池以此颇敛抑。壮岁游京师，以技谒某王。

王曰：客何能？

曰：臣能轻蜻蜓，重逾泰山。

王奇其言。曰：若何而可？

凤池曰：请试之。

睹庭前海棠花数丛，风中摇曳。凤池一跃登其枝，约体挥短剑舞，周旋进退，亭亭如蜂蝶掠枝上，花叶勿稍损。

王惊笑曰：异哉！此真蜻蜓矣。

凤池闻王赞叹，遽收剑跪一足王前谢。起视足所抵处，陷下者尺矣。

王乃信其言非夸也，曰：凤池渺小丈夫，乃一重至此乎？是诚不可测也！

济南张大义者，亦力士也。身長八尺余，膊硕绝伦，足趾尽裹以铁。慕凤池名，远道走数百里来见王，愿得与凤池角。凤池辞，王固命之。凤池不得已起，大义以为怯，直前奋一足蹴凤池，蠢跃蛟腾，若风雨之骤至。凤池却立倚墙，俟其足来，承以手。大义暴呼，痛仆不能起，血流满(革+华)。解视，趾尽嵌入所裹铁中，断矣。

即墨马玉麟，长驱大腹，虽良马骑数十里必易。及以帛约身，则顿小，缘墙升木，捷于飞猱，客扬州巨贾某家。凤池后至，居其上。玉麟心不平，与角，无胜负。

凤池退，曰：此非张大义比。我所能者，玉麟尽能之矣。思久之，曰：吾得间矣。然不欲众唇之，当令会意可耳。

明日又角，数蹈玉麟瑕。玉麟怒，不讲罢，进逼凤池益急。凤池乃骈指格玉麟，玉麟不觉僵仆，起，惭而退。

凤池曰：我力非能胜玉麟，而卒胜之者，善借其力以制之耳。

凤池声名日高，相嫉者众甚。

泰山有孙迪侯者，生平治武技绝精，欲得一挫凤池，以为名高旧矣。南下访之，抵江宁，游于市。睹一僧冠皮卢冠，铁制甚巨，每至一肆，辄倒脱掷计柜索钱，砰然有声，曰：有能推堕地者，僧家冠而去耳，勿乞一钱也。

主计者无如何，辄盈其欲而去。迪侯心甚异之，私计曰：甘凤池居于是邦，其人勇无与俦，天下莫不知。今僧乃横绝无所忌，此必有以激凤池也。

益怪凤池何寂无所闻睹若是，意亦内慑之矣。乃覘凤池饮茶肆，直入踞其侧座，佯为不知凤池在者，大言曰：甘凤池自有名字，今乃知徒虚语耳。

凤池闻其言，目之起，叩姓名，知为泰山孙迪侯也。大惊曰：君乃泰山孙迪侯乎！吾钦迟君已久。自通姓字，稍间，又曰：吾诚惭无所能，然君无一面，何遽知弩也？

迪侯曰：市有异僧，为诸贾人害。若居此，勿能与怨焉，吾知子之怯也。

凤池起曰：此非言事地。

邀过家，坐定，语之曰：吾匪不知僧恣桀，然吾顷新与人角，疾舞拳走数十里，其胜负壹依勇力衰竭之先后为衡，虽幸免于债，诚自知内创，徐俟吾回复以制之耳。

迪侯曰：僧置勿论，子姑运气布身，吾视之。

凤池袒衣盛鼓其气，骈足立，不少嘘气。迪侯以两指自下上周身叩之，铮铮作金铁声，至喉间，则柝柝如击败木响矣。

迪侯曰：可矣，于纔一间未达，诚大难。吾布气与若叩之。

凤池亦以两指叩，下起胫而上及顶，反匝其背，下抵至踵，已遍。无不声铮铮然若鸣金铁者。

凤池谢曰：吾伏矣，愿以兄礼事君。

迪侯曰：子既善吾，吾助若搏僧。然两人搏一，不武，必为人笑。惟弟子侍师搏，礼所许。吾伪为若弟子者其可。

乃偕赴市视僧。适索于某肆，反其冠置柜。凤池反张其指弹堕地。

僧笑曰：若能是，必甘凤池也，愿与子戏。

走广场搏。久之，无所决。僧骤出凤池不虞，脱铁冠掷空中盖凤池顶下，意凤池必挥拳上格，则乘虚揉进下探其肾，法必殪。不意迪侯突自旁上跃，伸一臂植拇指顶冠，呼曰：弟子在此，师无虞！

冠下，戴其指上。僧大惊，不觉手失，凤池狙击中其胸，洞矣。

姑苏西园僧市茗，自怙多力，诫游者无得索饮，纔可任其自倾。有不如诫者，僧怒，辄把重五百斤许铁壶一，自炉取下，腹可容水五斗，煮正沸，持向索饮者，曰：若欲饮乎？速以盞承，必连啜不得休！辍之，注腹中，肠腑沸溃，虽壮夫，无不创蹶者。

众心愤，欲驱之，而力不敌。乃邀凤池过西园游，至则群噪呼茗，故撩僧怒。果把壶愤然来前。凤池亟持盞承饮，连倾数十盞无创容。僧大骇走，仓卒释壶，壶倾向凤池。凤池骈两指夹壶口曲柄，得勿倾。缓行从容置炉上，瞥见炉侧茗盞数佰迭自地，高可隐人，而植立不倾。心知僧所为，仍恣游若无所事。兴尽，欲归，道经炉侧，紧以绳贯钱佰，遥掷僧所迭茗盞中，呼曰：偿和尚

茗贖！

僧伺凤池去，出视，则绳贯钱佰中茗盞矗立，而盞自上下抵地齐脱其底矣。心益骇，亟遁走无踪。而凤池之技精可知也。

凤池工为导引之术，或立卧，鼾息如雷，十数人推挽，莫能移尺寸。而性特和易，虽妇孺皆与狎，见者不知为贖育也。

年八十余卒，葬凤台门，表曰：勇士甘凤池之墓。

〔钱基博曰〕往者上元黄之纪撰甘凤池小传，谓同里谭氏家富甚，纔有一子，病瘵，不治矣。凤池则为之辟静室，室其牖户，夜与合背跏趺坐，都四十九日，病痊。此则善治其气之效耳。观其生平为人，颇能量敌虑胜，饬己自修，深有合于古人孟施舍养勇之旨，技也而进于道矣。顾世之传说其事者，莫不言人人殊，余故撰次其可信者于右。

黄之纪撰传，见金陵文钞，颇芜陋无矩度，所记两事，即张大义马玉麟事也。之纪字允修，号星岩，上元诸生。著者记

○闽僧

当明中叶，无锡有冯夔者，廷伯其字，别号曰龙泉，以广东金事致政家居。风流文采，照耀一世，田园宫室子女玉帛，为三吴搢绅之冠。每晨廷伯起帟，众女作乐，笙箫杂奏，声隐隐闻外。宾客满四座矣，上座多海内诗人墨客，下尽鸡鸣狗盗辈也。

一日，有僧来请谒，廷伯延之入。年过六十，颓然一老僧，须眉皓白，聆其语，作闽音，知为闽中人。询所能。曰：出家人来乞布施耳，何谿能也，能则力足自给，不假托钵公门矣。

又问何需。

曰：请饮。

乃命担一巨甌至，中容酒可一石。僧又请得两空罌，跣足脱草屨纳其中，然后蹲踞作势立，俯首张两臂抱甌以口就饮，如蛟龙垂首下饮江河中，喉间汨汨有声。不移晷，罄矣。察其容，了无酡色。方从容拔足起所纳空罌中，以手拂拭之，水汁沾濡淋漓，而酒气氛氲绕足指间，视之，酒盈罌矣。

廷伯则大惊，问何以至此。

曰：无他，老僧善治气耳。

乃知其酒虽注腹中，而能运气下达，驱酒涌足心出也。于是礼僧为上客。然僧既一献其能，后遂绝口置不道。居久之，亦无他异能也。

有少年客后来，居僧下。自以工拳勇，矜负其技绝高，心不平僧出己上，凌若无物，僧亦不与较。

一日，方会食，少年踊跃操棍舞几筵间以自诩其技，进退便捷，而僧睹微

笑，若甚不足于意者。少年怒，盛气直前，诘曰：师其不足予技乎。

僧曰：然。汝气矜隆已甚，不亟治，终不足与语乎技矣。

少年哢辨曰：吾与子言技，不与和尚参禅法，何气治不治之有。

僧乃进晓之曰：若虽欲侈言技乎，然汝棍圆而不方，滑渥而无有觚棱，亦未足以语于技也。

少年则疾叱之曰：棍岂有不圆而觚棱者？若何而方？若何而有觚棱？子其有以味我来！毋徒空言为！

且语且舞棍前，向僧下，径劈其首。僧方持箸食，骤出不意，亟竖一箸迎之。棍忽黏箸，若被吸者然。箸左，则棍随之左，欲右不得右；箸右，棍亦随之右，欲左不得左。少年虽肆力格之，而胶不得开。久之，箸忽上指，棍乃腾耸入空中，少年徒手辟易数十步。

僧遥谓曰：来，吾与汝。是之谓方，是之谓有觚棱。汝用圆而不能觚，此棍之所以脱手而上腾也。

少年惭谢，愿受教。

僧与之曰：汝习惯用圆已久，苟微数十年抛荒故技，尽忘汝素所挟持者不为，不足以进于斯矣。夫棍体圆而用之于方，面渥而出之以觚，非易易也。吾二十年养气，运臂力者又十年，三十年而仅有此。虽一技之精，亦岂可以虚僞之心幸致之哉。

〔钱基博曰〕此事无所见于书传，独予髫年塾师为予时言之。后读吴县汪大绅着汪子文录，观其载莆田僧角少年棍法事，不意乃与此僧绝类。然不言其能饮，并不言僧为何时人，即叙少年角棍，微亦与所闻者有间。此特出于传闻者详略之或有异。夫莆田故闽地，其为一入无疑也。

而余则独有喟焉者。粤稽有明中叶以后，吾邑搢绅士大夫，居乡常盛气焰，豢养异人剑客，辄无虑数十辈，椎埋屠狗之侠，辐走集其门，如冯龙泉顾惠严（可学）邹东湖（望）之伦，皆其比也。及明之亡，阀阅世家，率谋纠家客僮奴，起义匡故国者。于是清廷患之，乃为严约搢绅士大夫，禁居乡不得干与地方事以衰其气焰。久之，势浸积轻，不为乡里豪侠所依归。而守土官承望风旨，操之如束湿薪。乃益循谨畏法，相戒勿触禁网矣。此实世运消长之枢，不仅关于一邑一乡之隆衰已也。故附论及之。

○某公子

德清俞丹石言：江南某公子，年弱冠，侍父宦粤中。既娶妇，奉父命催归省墓。丰贖巨装，行道属目。盗七人相尾，视公于陆亦陆，水亦水，顾戒备异甚，雇有勇力士相卫，虽随数千里，勿得发。

及公子里，伺勇力士护行者得酬贖去，乃夜劫其家。踰墙缘屋，窥公子寝

室，据檐下视。室中无一婢侍，而昼烛通明，夫妇隅坐喁喁情话，亘三鼓，犹勿休。盗心不耐，铛银筑刀环作响惊之，意必震扰呼仆婢。而烛顿灭，寂无闻声。盗骇，莫测所为，不敢下。欲去，自以远道间关，无所得贖。归徒手，心又不甘，亟屏息伺。

久之，室中烛忽复明。扉辟，夫妇盈盈相偕便装秉烛持剑自内出。公子左手持烛而右把剑，其妇反之，右执烛而左把剑，绰约偶公子立。

公子向屋呼曰：屋上人何为？速下语我！

盗益惊骇，疑公子夫妇必擅武技，然已无如何，不得已。偕下，持械环公子夫妇曰：吾曹兄弟七人，迢迢侍公于千里至此，独能无所饷遗乎？

公子曰：易耳。

立出两千金予之，人三百。盗喜，不敢肆求，分携金欲行。

公子止曰：迟之。汝曹虽桓桓，然躯重逾兕虎，来时践屋瓦有声，故吾早知之。今腰缠重金，当益蹂践吾屋瓦尽矣。去，可辟大门出，吾予汝烛。

盗身已负重，心实惮履危，又自恃其众。如公子言，抵厅事，伏起。猝灭其烛。盗暗中自相格斗，致重创。悉擒而繫之。究不知公子艺何如也。

〔钱基博曰〕人或疑公子艺实无所能，徒以慑盗。然予观公子从容系盗，若无所事事，何其暇也。此正如李广之将兵，不为行阵部伍，必非无所挟恃而然矣。

○秦大秦二

无锡秦大秦二，兄弟也，生负绝力，能以指弹碎羊豕骨。早孤无父，其母课之。惧二子读书纷虑，外键书室，使读书其中，禁不得出，自治针黹室外监之。自以为束二子严，虽顽无由为非矣。而不意二子辟旁户，能踰跃窗垣逸出，击人于市。事毕，辄从径路斜驰归，仍踰垣入，据案琅诵。

兄弟常迭为居行。弟行，兄居读室中；兄行，弟亦如之。其母处室外听，似二子未尝辍读。有人走诉其子，辄不信。

其人固言之曰：母二子果尽在室中乎？

母不得已起视室键，下钥如故。而室中书声，方琅琅相响答。启关入室，察二子容止言谈甚和，不似顷间与人相殴者。问所读书，背诵无蹕字。反疑诉者为证言，诘之曰：若视吾子似适间辍读斗殴人者乎？

诉者亦疑莫明也。

后母稍知之，制铁链加二子身，各锁其一足于书案。数之曰：吾知汝二人顽健有力，虽炼乌足以系汝。然吾不任受人以纵容儿子相词责也，汝二人犹知有母者，当俯首繫，勿动矣。

二子虽力足破锁，然性孝，畏母甚，竟受教，勿敢违也。

久之，母又怜之。一日，母自以生日，纵使出门外小立。曰：勿远行，勿滋事。违予教，终絜汝，勿释使出矣。

二子唯而出已。睹一僧柝柝击鱼乞布施，方跣趺门外。门故临河，兄心嫌僧柝柝不已，斜伸一足略拨之，僧直跌出数十尺许，越河仆于地。良久，乃起，盘散绕河过抵其门。注视秦大少时，合掌谢曰：僧知教矣，期三年，必来问公子起居。

秦大了不措意，惟心畏母知，扬长携弟入侍母。母寂不知也。

母好佞佛。岁余，携二子谒临安诸佛寺，便道抵灵隐。主僧出见，乃当年被跌僧也。睹秦大来，大喜曰：公子何幸辱荒寺？

大知僧意不善，亟屏人询曰：汝欲何为？

僧曰：念公子一足之惠，久不报，非礼。顷老僧不自揣技薄，须公子教耳。

大曰：予侍母来祈佛。母胆小，幸毋相惊。俟予奉母登舟，当还即汝。

僧激之曰：公子好男子，应勿虚言相谎。

诺之已，侍母登舟。将解维，佯惊语弟曰：某物遗寺中矣，当还取之。

嘱榜人停桡相待，乃重返入寺。见僧中坐，徒数十人持械环侍。惧曰：和尚欲众毙予一人乎？

僧曰：此予弟子。虽助予，不为天下人笑。

大请曰：予不意和尚恃众暴寡。顷已一人至此，必欲一计汝众数，知予当死汝曹几何人之手。虽死，庶天下后世人传说予者，谓秦某不为驽夫，几何人庸得死之也。予死亦瞑目矣。

僧许之。

大伸右手一食指，指其众数曰一二三，以次至四十八，还指僧曰：连汝四十九和尚。

语毕，返身疾走出寺。诸僧都瞠目视，勿能出声动，竟视大从容去也。

大，名大用，西来其字，亦十八武师之一也。

二，勇力亚于其兄。

时比之季布兄弟。

〔钱基博曰〕秦大，宦家子，特以游侠善博击人著称于世。尝击犷骑，击悍卒，击运艘军，击大吏虎役，众虽数十百人，大徒手往，无不颠踣。里中恶少，欺虐善良，闻大至，皆敛匿。善骑射，左右驰骋，发必洞的。接其貌，恂恂儒雅也，亦能诗。顷有传者，兹不着。

○莫 懋

明有莫懋，字文懋，一号云楼，无锡人也。仪表瑰伟，生而猿臂，勇力绝

人。里少年数十戏持矛呼噪围之，一跃而出，倏若飞隼。如是者三，终勿能围也。

尝有阉人载舟过锡，骄横异甚，索重贿，系驿丞舟柱，笞以鞭。懋见之，勃然怒，一跃登其舟，提阉掷之水。复跃而上，仆从不能近。阉为夺气，莫之何也。

及壮，折节读书，工书及画，善擘窠大字，画法郭熙高克恭。既成，仿张旭狂草，题诗其上，遇知己，即赠之。非其人，虽重贿不能得片纸。

晚作一松石图，中为长松千尺，一巨石，虎卧松下。笔势怪伟，最自赏爱，虽所亲昵，勿与。令王仲仪貌己像其上，跌坐于石，上荫古松。盖隐以松石自喻其坚贞也。

子息，中孝宗宏治十二年进士，与余姚王文成守仁游。文成因为题赞于图焉。

〔钱基博曰〕阉宦之祸，至有明而极。吾读张溥五人墓碑记，未尝不为之掩卷三叹也。夫阉不过刑余之小人耳，当其口衔天宪，使于四方，遂不惮嚣然自大，虽有强项者，莫之敢撻，何也？以投鼠则器有所忌也。而懋发愤一击，其激昂大义，亦岂出五人者下哉。而世之人，廛乃以画士称之，匪所志矣。

○南杨北朱

明亡，天下有十八武师者，什九胜国遗老也。无锡居四人焉，南杨北朱，其尤著者也。人亦或优言曰：南羊北猪云。

朱少圃者，以字行，居于寺头之西村。寺头，无锡北乡也。故有北朱之名。其行事不少概见，惟传其师事四明庐绍岐。绍岐称之曰：少圃为人甚朴谨，当不以炫技自祸。可知者廛此而已。

杨维宁，亦绍岐弟子也，字紫渊。睹明社既屋，知世事不可为，筑室湖滨之管社山。山在无锡之西南，故人字之曰南杨。维宁卜居其地，规湖为池，筑堤植榦，养鱼种芙蓉凌芡不绝；翦木燔石，搜剔岩壑，乃置层楼别馆高亭曲榭于湖光山色中，耗费钱数百万。即世所称杨园者是也。

维宁率妻子偕隐，读书吟诗，布袍革履，与渔樵为伍。客至，非意所欲见，辄拒勿纳。意所可，则延款之。性刚直，膂力绝人，而杜口不言武事。辄喜挥毫作韵语，出言蕴藉，了不似人间武师也。

一日，邻里质店忽接盗书索巨贖，拒且无幸，尾署名，则大刀子者也。大刀子者，湖滨盗魁也，以善用大刀，故名。却所索，必无获免，亦莫敢不应者。

主计者得书，窘甚，乞哀于维宁。

维宁谓之曰：大刀子技勇冠群盗，且徒又众，来者必非寡。予一人恐不获

胜，能得朱少圃与俱者，乃可取之。

急足延少圃，而自随主计者入居质店。为覆大刀子书，许献贖如数，约日来取。

大刀子先期乘马率众携械蜂拥至取贖，势汹汹。而少圃道远未及来，维宁心亦恟惧。不得已，持刀只身出应之，呼曰：若诚勇者，速约若众勿得前。若单骑与吾斗，若用刀吾亦用刀，胜者取贖。须一人，助者非丈夫也。

大刀子许之，挥众独前，与维宁战，运刀若飞，维宁百计伺其懈，不得间。久之，无胜负。战益酣，维宁倏飞身上屋，陡再瞥下如鸢，下刃拟其顶，大叫曰：好大刀子！

大刀子骤觅维宁不得，忽闻大声发于顶上，心惊不觉刀稍迟。维宁疾下刀劈之，中其颅，堕马死矣。

盗众骇散，莫敢撻维宁刀者。然维宁刀法匪所长，尤善使双鞭。疾舞，则水泼不入。而斗盗特以刀者，徒以大刀子善用刀故也。

大刀子已死，而少圃卒不至。

〔钱基博曰〕予读余姚黄太冲先生南雷文定，中有王征南传，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，然至于搏人，人亦得以乘之。有所谓内家者，以静制动，犯者应手即仆。故则少林为外家，盖起于宋之张三峰。三峰为武当丹士，徽宗召之，道梗不得进。夜梦元帝授之拳法，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。三峰之术，百年以后，流传于陕西，王宗为最着。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，以此教其乡人，由是流传于温州，嘉靖间张松溪为最着。松溪之徒三四人，而四明叶继美近泉为之魁，由是流传于四明。四明得近泉之传者，为吴昆山、周云泉、单思南、陈贞石、孙继槎，皆各有授受。云泉传卢绍岐，今世所传南杨北朱者，皆绍岐弟子，则两人者，亦内家也。抑予闻杨维宁两鞭，顷犹藏管社山神庙中，铁制绝巨，不下五六十斤。去岁有人往访之，惜亡其一矣。予谓异日倘得移陈残鞭于地方博物院中，可以厉邑人士之武风焉。予又闻管社山麓有藏兵洞者，相传为维宁当日谋匡明社，潜藏军器处云。

〔钱基博又曰〕予闻之宗人子才征君，谓山阴吴兴祚知无锡县，时有以维宁谋叛告者，言其人勇难当。兴祚心慑不敢动，密使人觇，维宁踞案吟哦，披读新科制举文字，琅琅正在得意时也。兴祚笑曰：此村秀才耳，胡为者？遂免于祸。

○范龙友

无锡范龙友，亦十八武师之一也，诸生。生有神力，平居力无所用，则树一石楚庭中，时时骈中食两指，向作击刺状，洞孔其上，不啻洞烂泥。久之，孔累累积数什佰，望如蜂巢。

居荡口，以其术教授弟子。然精微所在，深自秘惜。有弟子王某欲尽其技，乃伺龙友饭，骤持长矛刺之。龙友手饭甑底，当矛锋，铿然有声，而甑完不碎。疾进步跳入某怀，以二箸贯其鼻孔，仆之地。其精捷多此类也。

后清有天下，浙督李疑其有异志，移檄名捕。系狱，毙焉。或谓讞定，龙友戍极边，不知所终云。

〔钱基博曰〕清初，抚有诸夏，自知外夷僭盗，不为人所归往，惴惴惧天下不靖。其诛锄武勇，实与摧戮文士等，范龙友特其一焉耳。然文字之狱，至今为诟，而朱家郭解之诛，无人道焉者。则以文人通声气，类多标榜相护惜，而武力士椎鲁不解此也。及玄晔之世，允禩胤禛，夺嫡相猜，争罗天下勇士自佐，异人剑客，履错宫廷。胤禛卒赖其力，干有天位，自以得之非正，心恚人知其阴，始也翦锄非类，继则猜戮同体，高张网罗，靡所不诛，而天下武力之士殆歼焉。

○清江女子

德清俞桐园筮仕三吴，以解饷，道出清江。将舍馆，及门，瞥睹一少年，张两口直视，口涎流颐，左臂侧垂，而独伸右臂，反其掌下向，若有所取携状，骈其足，植门外如僵。虽五六壮夫喧哗推挽莫能动。

傍有老人诮呵曰：汝曹浮薄子鲜事，强调人家女郎，微叩求此姑姑者，此子不得活矣。

桐园心怪其故，就问焉。

老人应曰：顷有一行道男子，携女郎载独轮轺车，女郎翘纤足车轼，锐小结束若锥。诸人道见之，乃群激少年，谓能一握此粲者纤钩，当不吝酒食相寿。少年忻诺，意其必宿于此，乃随请人绕道先立门侧。须臾，车止，男子负被装先下，入门。女郎方欠身欲起，少年猝出手握其足。诸人正注视欲出声讪笑，不意少年掌甫触女郎纤趾，而忽睹其体若寒噤，扬手不得下。女郎了若无觉，盈盈下车，而少年兀植如故。诸人心知有异，视之僵矣。

语毕，回头语诸人曰：此爷大好体面，似官人。傥得官人好言相慰此姑姑，渠或看官人面，贯此子生。

诸人闻老人言，群乞桐园为缓颊。桐园心欲究其异，许之。

偕诸人入，见一女郎方盥面。群呼曰：是矣。乃环向叩首曰：适有一少年犯姑姑，顷犹僵立不动，诸人今已知罪，乞恕之。

男子在侧，骤睹状，大惊。询得故，咎女郎曰：吾侪异地人道此，何事伤人？

桐园从傍僂言代为请。

女郎晒曰：轻薄儿直须扑杀。幸官人为好言，当释之。

乃翩然出户外，轻掖少年右臂。少年忽出气作嘘声，活矣。

后少年视己右掌，见掌心黑点大如黍。则所触女郎屣履泥痕也。

〔钱基博曰〕我闻在昔，温县有乔三秀者，工拳勇，客游临潼。日晡，遇一垂髫女郎，青纱蒙面，跨一卫。乔颇佻达，疾驰马迎之，将揭其障面。女一足起，乔离鞍仰跌三丈外。以视此女声色不动，文雅如许，大觉彼姝者子，莽仑不侔矣。

○马永贞

马永贞，不知何处人，勇无伦，尝鬻技上海之城隍庙中，大言揭示十二字。曰：脚踏黄河两岸，拳打南北两京。辞颇鄙率，然其人材武可知矣。人亦无敢与为敌者。

当是时，上海互市匪久，然商货阗集，而马路四通，冠盖如云，载驰载驾，颇需马，故贩马者丛萃于其地，其人大率魁桀有气力者。

永贞怙力自多，向索金。不予，又索马。群贩心知力不敌，许之。则又劫之曰：汝曹得无留良焉，而弩应我乎。我必自择之。

群贩不得已，亦许之。

随以手逐扣马额，连称曰未，究不取一马。而马着永贞手者，都内创死，不得鬻。

群贩心恨，无谁何。阴使其党朱三者，投永贞学，颇惴惴恐不获尽传其技。不意永贞绝爱喜三饶于力，谓为可教，悉授之技。

久之，群贩知三力足制永贞，坚邀三必同往戕之。

三自以受永贞教，且相待厚，意不忍。乃微语永贞曰：某日，群贩者期师某所，幸毋往，恐不利于师。

永贞曰：马某足迹历海内几遍，海内魁豪，我涕遗视之，顾怯若辈鼠子者乎！

不听，扬长往所期地，则一乡僻小茶肆也。入，坐甫定，进盃。永贞方欲俯首就盃，群贩乘不意猝出石灰裹掷永贞面。裹裂，灰腾眯永贞目不可开。群贩乃进刃攒刺，永贞目既失明，知不免，张空拳奋舞，所抵击无不立毙者。群贩左右腾挪避永贞拳，永贞寻足声所向，飞右足起蹴之，被群刃下砍截其足为数断，仆地。又跃起，刃齐下，永贞死。

朱三既语永贞不见信，乃佯若随群贩往佐击永贞者已。见永贞目盲，心不胜愤，反兵击群贩。贩怒，诟三卖友，聚刃之。力不胜，亦死。三可谓不负永贞者矣。

永贞既死之三日，有妇人投县自称马永贞妻，击鼓鸣冤。官出讯之。曰：某某杀吾夫者也，吾必复之，幸勿以小妇人杀人论抵也。

语毕，倏窜跃无踪，迅捷如飞鸟云。

〔钱基博曰〕闻永贞之世，上海有比利时人称曰黄髯翁者，亦欧西力人也。尝访永贞城隍庙，与角力。见庙殿前有铁炉一，制绝巨，号称千斤，乃擎绕殿走二匝。而永贞能余一焉。黄髯翁亦为悚然，信大力矣哉。

○堠山农夫

堠山在无锡县东三十里，俗名吼山。其麓有农夫焉，姓钱氏，佚其名，浑名烂橙子，不知何所取义也。

尝有雇庠水于田者，烂橙子应之。其人嘱曰：必以五人。烂橙子诺，尽领五人雇值。

明日，一人至。其人询曰：余人来未？

应曰：行至矣，速具食食我。

其人即出粥食之，器具五人食。烂橙子乃从容徐啖。及半，其人久不见余人来，而食已过半，又询之。

烂橙子且食且答曰：须臾至矣。尽食所具五人者食，而余四人无一至者。其人惊疑，又询之。

烂橙子拍胸应曰：予一人可胜五人，若求水盈汝田足矣。

起，携铁撑二，植庠水处，力按入地者逾尺，中隔丈许，置水车。又取巨毛竹，架铁撑上，手攀而足踏水车庠之。

其邻车庠水者，上有七人，心欺烂橙子一人，猛力齐庠。而烂橙子一人所庠水滚滚常溢于邻车者倍，莫能难也。

烂橙子耕田数十亩而抗不纳赋，官饬吏系追，舟下乡，辄被殴辱。且诟曰：吾力耕自食，何与汝辈事？

吏无如何，知不可力缚，乃好言慰之曰：官征比甚严，倘追不获，必笞吾辈臀。若好男子何所畏，肯一面官自言乎？

烂橙子曰：可。泊舟石埭桥待予，俟取被装来随汝去。

石埭桥者，堠山南五里许之一桥也。归家取场圃石碌碡，袱裹若被装状，重数百斤，肩负立桥上。伺吏船过，下掷船首曰：且将被装去，予行即至矣。

船首轰然震裂，舟几覆。吏知其下船，必无善状。舍之去，白官。饬丁壮十数人，下乡协捕。

烂橙子即挺身登船，中途谓诸人曰：若等肯容某中舱一卧乎？

诸人许之。起，偃偻下舱横卧。足纔抵船舷，船已底裂。水入，沈于河，死者二人。

官大怒，调营兵捕之。烂橙子遁入太湖，潜水七昼夜不死，惟苦气促不得

舒，折芦管口衔出水上呼吸。会渔舟过，见水泡沸沸，游漾水面，以为鱼也。持渔叉力刺，中其首，遂死。

〔钱基博曰〕此光绪十一年事。吾又闻无锡新安乡有农者，生与烂橙子同时，其为人伟躯干。一日，道行，内急，登野厕。厕故傍河，农蹲踞昂其臀向河，而手执短烟管衔口徐徐吸，状甚倨肆。适有船中流过，船载镖者，居鹁首，闲眺，见而恶之。袖弹弓，注丸，拟农臀。农适挥管向后掷烟烬，骤与丸遇，丸铮然落地。镖者骇绝，以为非常人也，泊舟投岸拱谢。农从容持裤起，笑谓曰：君何作剧，微予，必为陪矣。镖者随请诣其家，赠金而去。后过其地，必赠金，且相戒侪辈，毋撻农怒也。其实农非烂橙子者比，特躯干硕硕，甚伟观而已。

○梁兴甫

苏州梁兴甫者，明永乐时力士也。尝往南京，息聚宝门，见守门军昼掠人物，心甚不平，因以好言谕之。军惭怒搏兴甫，兴甫连踏数军。

军以达于指挥，下檄逮兴甫。兴甫昂然，随檄至指挥署。指挥心慑其勇，置善搏者什人堂上，堂下列勇士百人，然后传呼兴甫入。

兴甫见指挥长揖不拜，抗辨，辞颇慷慨。指挥心异之，指其众曰：闻若技能，倘能击散堂上下众者，任若何往耳。

兴甫即结束下堂，拳所向处飒飒有风，众皆敛手避。径出其门，无敢止者。

尝客中山王府，夜侍王燕，请曰：今夕献薄技为王侑酒，可乎？

王曰：若何而可？

兴甫呼仆携一铁箍旧桶置地，去座五六尺，随取竹蔑座上。编圈大小略似桶，随手掷之，倏将桶腰箍密，而旧铁箍落矣。再作一圈，复如前掷之，恰合桶底，而桶底旧铁箍又落矣。王大惊叹。以为神技。

然兴甫艺力绝人，而细弱纒如婴儿。

挟技游北京，见有一勇士与陈蛮子者戏相搏甚酣，两人者素号多力。兴甫旁观窃笑。

两人搏已，勇士猝提兴甫手中左右摆欲掷，询曰：汝欲东耶西耶？

兴甫曰：第随所之。

语音未绝，兴甫已立于地，而勇士踏矣。

陈蛮子怒，径前捉兴甫两手，按于墙，墙为之动。兴甫突起右肩，肩蛮子胸，蛮子不觉亦踏，良久而起。与勇士皆再拜，愿为弟子。

以是名声益高。

时广西有僧名勒菩萨者，生平拳术无与敌，慕兴甫名，游食至吴，访兴甫

，搏于北寺。寺有施食台，高寻丈，阔倍之。二人登台对搏。久之，兴甫一拳中僧右目，睛突出于面，僧以手抉去之，自分必死。益奋力角，足蹴兴甫堕台，伤其胸。兴甫归，内伤二日死，僧亦三日死。

[钱基博曰]兴甫性颇任侠。有恶少日聚人赌，必尽人赀乃已。兴甫闻之，携一笊斗，大可容半石，中置钱数千以往。恶少方博楼上，兴甫至，与博，佯败，后乃大胜。作欠伸曰：我倦欲归，不博矣。恶少愤欲诟侮之。兴甫以楼狭不可用武，尽取博胜得钱，实斗中几满。以两指撮斗唇，直其臂，徐步下楼，从容若空斗然。恶少大骇，不敢肆侮，询之人，知其为兴甫也。此予闻之姑苏一布商柳姓者，固不仅技勇可嗟异也已。

○石勇

石勇，温州东乡人。少失怙恃，双眸炯炯，虽黑夜能远视数十里。食兼人食，家贫不能得一饱。有戚奇其量，煮斗米十肴啖之，戏询曰饱乎。勇攒眉良久，应曰否否。主人窘，以索食厨已空也。

其舅某，墁工也。毘罗寺僧佣造殿，乃邀勇往作役。役徒丛集，担者负者，不下数百人。

舅誓于众曰：能运砖石一次重佰斤者，每佰斤得与之钱二十；重倍，与亦倍之；卒役，受佣值仍如例。

众皆踊跃。然他人率为力所限，无能多负。而勇独左右肩承，往往数倍于众。顾必绕行避寺中菜畦，路迂远，勇心嫌之，竟破篱率众横跨畦过，蹂践寺植菜蔬，纵横靡所不履。

菜佣见而哗阻。勇怒，举肱一挥，仆者数人，余或辟易。走赴寺告主僧。主僧者，曾为边帅，亦勇有力人也。出视，见勇东西逐菜佣，众噪和之，叱曰：汝曹何敢尔。

勇瞋目诟曰：秃方外人，乃与汝爷事耶？

疾飞担干击僧。僧笑避，伺勇益进，骈两指扣勇肩。勇痛不禁委木颠。众相顾失色，委勇窜避。勇伏地乞宥。僧曰：竖子有几斤力，便目无人耶？盍起随老僧来。

手扶勇臂，痛顿失。随至寺，僧询勇何便为此。

曰：小人力食恒不能果腹，冀多负倍得钱谋一饱餐耳。

僧曰：汝善啖乎？寺厨虽寡藏，当足汝啖，何不早告我而损我蔬也。

语毕，顾左右欲有言。勇亟曰：傥得蒙赐食，幸甚。奈不惯寺中蔬食何？

僧见其状殊可哂，睨之笑曰：寺中例不许食肉，此戒勉为汝破矣。老僧乃不意汝更馋肉。

遂命炊饭蒸肉，盛巨盂，佐以鸡鱼数品，可十人餐。勇狂喜大啖，顷刻已

尽，抚腹拱谢。僧命镬一室，三日无与食饮，至期瞰之，则神色自若。僧曰：孺子可教，诚非碌碌者。

时清德宗御宇之二十年也。方是时，中日失和，某经略备兵闽浙，御日需人才。僧故经略僚吏也，作书予勇。辞其舅，賫往见经略，得官把总。引卒千人，随副将张必胜守海口炮台。

一夕，夜半，诸将吏枕戈卧方酣。忽炮声轰然。副将遣人视，奔告石把总。石恒扰擅发炮。副将怒，缚勇，欲斩之。申经略，经略知有异，传勇诘责。勇曰：某岂病狂，适因守视时，远见数里外有敌船向台驶，某恐其乘不备袭我，往复禀报，辗转误机事耳。

副将在傍斥曰：汝欲诳言，徧大帅耶？

正驳诘间，俄海谍报至，言敌船二，驶口外，为炮台击沈其一，其一创而走。经略知勇言信，喜，释其缚。谓副将曰：汝徒高官，乃卤莽不明功罪若此，是汝才不足以莅勇也。今夺汝官与勇，而以勇官畀汝者，汝心甘乎？

副将惭伏不敢言。

[钱基博曰]此会稽陶臬司杏南尝为予言者。顷读邑子张选手缮瘦石偶记亦载之，谓其遭际遇合，殆与蒲聊斋所志大力将军相伯仲也。不亦然哉。后勇仕至福建水陆师提督，其名位差亦比肩云。

○僧念亮

念亮者，无锡嵩山寺僧也。太平天国黄和锦克无锡，遣兵徇埃山。埃山在嵩山西北十里，居民聚众邀念亮往同御之。念亮持铁鞭奋身独出，适一骁将握大旗驰马挥众来迎敌，念亮迈步窜入所乘马腹下贴卧。马惊驶跃，倒撞其人下马。挥鞭疾击，碎其首而褰其旗，和锦兵夺气，众噪而前，大败之。

[钱基博曰]予家老仆华老老为予言。念亮，俗姓杨，四川人。或曰：其人故大盗也，殆以捕急，避官中人眼目，削发变貌为僧云。

○王子仁

王子仁，江阴周庄人。儒而贫，授读同村武举人家，室厅事侧。厅事为武举人教子弟习武之所，系绳梁间，悬布囊，中实以斗许砂粒，重数十斤，名曰砂囊，拳击之以练臂力。而囊悬当路，颇障行。子仁出入必以手推之，始颇觉重不任。久之，惯无所难矣。

一日，解学归，踉蹌行陇上。有樵夫相迎担薪至，道狭不能避，子仁衣敝旧，猝为薪坏。子仁怒，诟樵。樵不逊，曰：若衣自不牢，乃欲咎予担薪乎。

子仁拉薪担，必欲责樵偿。樵欺子仁懦不武，舍担奋拳欲殴之。子仁怒，伸手推樵如推囊。樵大吼，倒跌十许步，仆地，僵不起。子仁心怕欲遁，己为耕者所见，执诉官。

官素号明察，莅视，命件人验报。谓樵者左胸当子仁手所着处，肋骨尽折，向内陷，伤心脏，故死，然非有拳勇者不能相创若此。

子仁泣自陈非拳勇者，官则讯子仁何业。曰：授读武举人家。

曰：子从武举人习艺乎。

曰：否。

然则子若何推樵者？

子仁具言樵者相殴还推状。

官则又曰：推以何手。

曰右手。

官命起侧身用右手作推势，选壮夫伪为樵者，立其前当之。触手翻转如秋叶，有数人疾扶其人，乃得止勿倾跌。子仁亦愕不自解何以右手力致巨若是。

官呵命之曰：易左手。

左手推则绝无力，其人止勿动如故。

官谓子仁曰：汝家离此几何。

曰：不远。

曰：吾欲临汝家稍憩，汝导我。

抵所居，察之，无戎器，不似武勇者家。又命导视武举人家，及门，呼先子仁进，官随之。登厅事，适道砂囊下过。子仁无意起右手推之，囊应手去数丈。官见，命易用左手推。纔微动不及尺。

官曰：止，得之矣。此若习用右手推囊，日久遂不自知其力滋长；而左手不用，故力弱不任推也。惟樵不慎损人衣，又不逊欲殴，而若手推之以自卫，情非出于相杀，是若罪有可原，而樵咎由自取也，吾姑宽若勿论抵。

子仁感激出涕称青天，叩首无算。

判是狱者，闻为鄞县陈康祺云。

〔钱基博曰〕吾又闻有村夫子，教村童书，童或辍读，辄喜骈右手中食两指拍棹以相警。久之，拍处凹成洼，亦不为意。一日，遇道友，戏拍其肩，友剧痛，手痿不能举。延医视，盖肩骨折也，闻者莫解。其亦此类也夫。

○嘉定老人

嘉定老人，不知其名，似丁姓。予遇之浔阳客馆，与对室居。见其手烟管，口衔吸，倚机坐室门闲眺。视所及，目有光弈弈，如两竿竹随目以运。心愕异，走其室，拱谒。皤然一老人，须发雪白矣。老人起延坐，辞色颇谦。

予诘之曰：翁视炯炯，必有异能。

翁哂不应亦不谢。

馆人故识老人，从旁僂语之曰：客负绝伎，今又闲无事，肯怀不一试博此

爷笑乎？

老人则掀髯大噓，伸手取机上铜元数十枚，齐缘若贯索，而指撮其两端曰：东壁柱有大小木星二，连若葫芦，视吾掷中之何如？

语毕，铜元应声脱手飞而不散落，铿然中柱上，齐嵌入。整圆若小铜柱，木星深蔽不得见，数之得三十九枚。予大惊伏，曰：吾故知翁异人也！

后馆人为予言曰：老人占籍嘉定，业贩磁，每岁必贸货于此。尝授徒数百人，惟一少年为所爱，能得老人传而不尽，顾颇自喜，戏欲踏其师。老人曰：竖子乃欲戏老夫。老夫今坐勿动，设能踏者，任若何欲耳。少年佰计不得踏。一日，见老人俛首坐，假寐，口涎垂及尺，以为可踏。乃掩其后，双手攀老人肩。老人不觉仰，头触少年胸，少年遽仰似欲先老人踏者。老人疾反两手后伸捉少年手，倒提掷己前。兀立，欲动勿得动，流涕被面，口哀老人曰：师幸恕予，予身麻木欲绝矣。老人笑曰：小苦自愈，微老人捉汝勿俾跌者，汝则大苦矣，汝乃不知感乎？少年虽哀无谁何，久之，乃能行动自遂云。

[钱基博曰]老人又自言：甲午战后，有日本人尝欲师予，以重金为贖。予则告之曰：汝吾敌也，吾国将士死于辽阳之役者不知几何，吾今授子以武术，子或尽吾伎以授子国人，而反刃于我国，子之计则得矣，而吾何以对国人哉？吾不忍也！其人固言火器愈烈，使击无裨于今日之战斗。予应之曰：无裨战斗，子又奚学焉？夫子，吾友也，吾傥诳子金，授子伎而不尽其术，则是吾不信于朋友也，吾亦不为也。然子必强吾勿欲，吾祇有诳子而已，异日幸勿以见诳相督过也。其人懼然而退。呜呼！若老人者，可以风矣！

○庖人

无锡林今吾作客江右，佣一庖人，见其袒背治膳，有刀痕一缕，缘脊下划然沟其背为两。心疑之，问焉。

庖人面若甚楚，应曰：予，剧盗也。今勿敢为矣。

今吾曰：何故？

庖人曰：予不为盗久，可为主人言之。予游某地，见荒野危楼耸云汉，四无比邻，然离市不远。问之市人，知为一老寡妇居，富有贖产，无子，方嫁其女，为治衣饰甚盛。私念嫁女必丰衣饰，此人情，虽不如告者，伙頔沉沉，当可饱橐归也，且妇女何能为？毅然往。夜登其屋，闻室中作老妇人声呼曰：首饰匣藏未？慎防小人胠篋去也。一女子应曰：藏某室东壁第几箱，加锁矣。予既窃听知藏所，心益忻喜，谓探囊可取。良久，伺无声，匍行趋檐，两足钩椽头，倒挂垂其身，手攀楼窗拨关入，如顷间所闻女子言。启箱，取匣出，跃窗下。将及地，微觉寒气一缕，袭背若淋，体噤欲痿。抵地，欲起立，已不能直其躬。不觉背痛若拆，大惊号宥命。忽闻女子声临窗呼曰：若何人。予忍痛应

曰：予某，幸乞娘宥。女子叱曰：若狗！若思吾家畏盗者，亦不敢以母女两人踽踽僻处此矣，若乃不自量盗吾家乎！既知乞宥，姑贯汝。予曰：虽蒙娘宥，然予痿不能兴，奈何？女子笑曰：此创大不宜治，治则加痛矣。惟不治不能兴，畏痛者无治，汝自审思。予哭曰：吾不任加痛矣。女子曰：亦任汝狗痿地耳。予乃大号怕曰：吾岂长痿不能兴乎？愿治愿治。女子叱曰：勿声。谁教汝自作自受者！忽觉刃划背如割，予不禁长号如斩豕，蹶然兴矣。盖其先，女子袖小矢注射予背，缘脊贯肤入，下注及臀，而镞藏内不出。故欲出矢，必剖背开，乃致此也。后乃终不敢为盗。

[钱基博曰]此乃林今吾自述于吾友秦君崇实而相告者。予又闻秦君言：客保定时，数闻巨家报失盗保定故总督治所。严饬府县缉盗，杳无踪。一日，有捕人斜倚督较旗杆，与同辈语，忽有水流下渍其衣。嗅之，作尿臭；仰视，见水流滴沥自杆顶方斗，斗中隐约似物动。知有异，诫同辈勿声。杆高五六丈，莫能上。伏杆下伺。夜中有人瞥下，坠如鸟。群起击之，缚焉，送治如律。

○白太官

白太官，武进人。美风仪而有勇力，与甘凤池同师，家贫，客燕赵。

以事道出井陘，绕山行者十许里。日暝入谷，迷失路，四山忽合，茅店如鸡栖，门外墨书壁作客店二字，为风日剥蚀，略可识认而已。

门掩。推入。阒无人。室中绳床不帐，竹几残蜡半枝，烬影欲灭。风吹窗纸，瑟瑟作声。

太官连声呼曰：有人未。

寂无应者。心大疑。瞥见门左，覆一巨缸，振振若动摇，一人自缸下掀缸探身视。倏然起，出户外，逐之则已杳。知非善地，欲去又地僻无可徙。乃枕刀寝。须臾，烛灭，淡月朦胧射纸窗上。

太官假寐欲熟，隐约闻窗响，觉黑影一线穿窗入，瞥如飞鸟堕床前。大惊，辨之。一女子，体态苗条，手双刀齐下。已不及起抵，疾转身内向，避其刀。刀下砍入床，猝不得拔。乃急抽刀起与斗。技不敌，欲逃。睹窗外似憧憧有影，惧有伏，不敢出。由户疾上踪，手承屋梁，奋足踢梁间椽，椽折瓦飞，耸身出。

女随之，驰逐不舍，疾如驶，崎岖数十里。晓矣，两人力不支，俱仆。女晕不醒，而太官起，挥刀欲诛女。逼视，睹女美，未忍，乃掷刀。掬水溪涧饮女，亦自饮毕，坐女傍守之。女苏，感其情，遂委身事为妇焉。太官携以归。

太官尝夜行于道，暗中遇一僧陡撞太官肩。太官怒，诟之。僧不让。斗。僧败。询太官姓名，谓曰：十年之后，行再见也。

后太官载舟游西湖，僧踪至。太官先期知，伪为仆人，服短褐以俟。僧至，佯言主人不在。僧先斗太官暗中，初未及辨太官面貌，信为然。曰：我俟之可尔。

入舱坐。太官乃煮饭饭僧，取栎木为爨，掌擘之皆断，不假刀斧。取箸，绳系之，掷河鱼，必洞背腹，取为馔，不假钓竿。僧见，内怯，念其仆勇猛如许，主可知矣。毕饭，谓曰：汝主不归，予不能久待，然十年不见，不可无以为记也。

遂跃窗出，手踞岸上石栏，倒竖足向天，作跳虎势去。视之，石陷成两掌痕，深入数分，若刻划。太官不觉悚然。

太官性刻忌胜己。出门数载归，将及家，途见一稚儿，年不盈十岁，紧握小拳，猛击道傍人家石狮，火星爆射者数尺。太官心骇之。曰：此儿幼小如此，长大不可制矣。

遂与之角，小儿不胜，创且死，大号曰：吾父白太官何不归，儿被人毆死矣。

太官大惊，然创重无能救，泣负其尸而归。其妇怒诟曰：虎豹不食子，若乃过于虎耶。

后太官卒无子。

[钱基博曰]太官所居曰白家桥。予宗人谪星太史，亦白家桥人也。尝以书告其友周君同愈，言之如此。惟其书言一事绝诞不可信，谓太官夜过一处，见一小儿习拳术。太官傍观一良久，微议之。小儿直前拳其心，太官负痛腾足起，趯小儿于空中，坠地，折为两。俯视，石人也。太官亦踏不起死。予疑其出于附会，故不着于篇。

○秃者

桐城张己振尝为予言，游京师时，见一秃者手承双铁锤，大若钵。自敲其头，左右环下起落如风雨，每下则隆然作响，头不为碎。其颅顶当锤下处，愈光亮若磨镜矣。观者或疑其锤非铁，索视质重，莫任举其一者。

[钱基博曰]予见有鬻技者，自按其头石上，命徒取木棒粗愈臂，连棒之，了似无楚。是亦秃者之流亚矣。

○三山和尚

和尚，贵州铜仁人，姓吴，名以幻，无锡明故将军何以培家将也。勇力绝人，豪侠尚义，避讎袭僧服。栖止无锡之三山，故人字之曰三山和尚。

三山在太湖中，为群盗出没地。有盗伙劫其衣囊，和尚疾避下山，手挈盗舟上，覆丰草中，隐身匍匐舟下伺之。盗下，猝觅舟不得，心骇，欲舍舟遁，又无他途可通陆，不觉惶遽甚。

和尚两手掀舟起，奋呼曰：舟在此！

盗视舟倒覆草间，负矗立者，赫然一和尚也。大惊，叩首乞哀曰：师，神人也，后勿敢犯矣。

乃携舟从容置湖，若挈室户然。盗罗拜，谓和尚不可当也。

明亡，总兵黄蜚屯军湖中，曾分兵攻无锡南门，与清兵战。和尚适以事过其地，仓猝无所得兵器，乃入民居得切面刀及板扉各一。左手持扉作盾，捍刀矢；右手舞刀大呼突阵助蜚兵。横截清军马足，马仆截人，所向披靡。清师奔避入城，其勇敢如此。

[钱基博曰]明之亡也，清将吏下檄捕何将军甚急，将军挈家避往三山居和尚所。和尚恐人迹知之，欲与偕亡。将军不可，卒被害。遗二妾，奴谢升欲逼妻之，妄言将军许我矣。和尚佯给奴，与俱买舟入城市毕姻物。中流，抵五里湖，变颜数奴罪，挥刀断其首，投尸于湖。其忠义有足多者。岂非皎然不欺死生丈夫哉。语曰：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予以是贤和尚也。

[钱基博又曰]予又闻和尚尝与邑人胡迩光秦大用二人，应主漕事者毕司理宗吉聘。檄循北塘，伺漕卒登岸哗滋事，即捕击之。盖国变后，兑漕旗丁横甚，每艘篙工水手，不下数百人，持艇攒集。三人者，袒臂格之，无不颠仆坠水，乃俱窜伏。擒其魁，缚献，治如律。时顺治十六年己亥也，后乃稍戢云。

○蒋志善

无锡江阴巷陶某，精研武术，号称究内家。善用枪，尤能自成家法，世有陶家枪之目。武官莅是土者，无小大，必先礼谒其庐，无敢慢。

有蒋志善者，咸丰间，尝官守备无锡者也，独不礼焉。陶怒，盛气往谒。见蒋身长蟠腹，肌肉坟起，知必孔武有力。内怯，气颇慑，不敢轻发怒。归，蒋乃报谒。请曰：闻陶家枪精妙无敌，某弩不敢请枪法，愿赐君枪观之。

陶素以枪法自负，出枪视，不觉摆舞作势。

蒋亟止之曰：君枪法自是猛无匹，惜枪干劣不任舞，稍用力，折矣，奈何。

陶疑不信，曰：此干良材，乃不任舞耶？

蒋索枪握其梢，力摆动，干不禁砉然断。笑曰：何如？某藏数枪似不劣。

陶惭，必欲一视其枪，乞随蒋返署。索视枪，实胜己平昔用者。

蒋又请曰：此枪应堪用，幸得一覘君伎。

陶唯。竭力飞舞，驱拨空中，气呼呼有声。

蒋睨视久，调曰：止止。君用枪乃不任刺人。

陶大骇曰：薄伎至不足道，然天下乃有枪用之不任刺人者乎？

蒋拍其胸曰：不予信，君试刺我。

陶怒斥曰：君胡予戏？死君，且论抵。

蒋又哂激之曰：君殊自多，予信君伎必不任相死。

陶愤，曳枪回走十数步，远舞作刺势。径前，洞蒋胸。蒋疾解巾挥格之，巾缠枪尖不得脱，向后倒掖之，陶失枪。不觉拜伏地曰：愿亦有以教之。

蒋呼取盂水与陶，曰：视矛急舞，聊持泼予体。

乃起持枪舞，闪闪成白光，大若径四五丈车轮，瞥忽耀陶目，至不能张视。疾取盂泼之水，水点纷纷反泼，下若雨，淋漓满己身，无一点着蒋体者。

尝有鬻拳者，强占崇安寺废址。寺，邑古刹也。邑人欲驱之而无术，走告蒋。蒋微服往觐，伎颇高，恐不可强力制归。取枪驰马，绕所占地舞一匝威之。明日，其人遁矣。相传即固始李世忠云。

[钱基博曰]此闻之周君同愈。然陶虽使不如蒋，而予殊闻陶非弩者。有邹某者，亦陶友也，生平曾不肯轻以指触人，触必内创。知陶能，欲有以试之。一日，道相遇，适陶购寸糖食，谓曰：与我一枚食。伸掌向索，指端微触陶把糖手。陶臂颤，知有异，疾腾他手撮糠置邹掌。郑乃摊掌僵植不动矣。盖华君廷辉又为予言之如此。

○李渔

康熙间，太湖李渔笠翁薄负文采，游京师，名动公卿。其无行人皆知之，而其为盗则人不尽知也。

有江阴章老人，尝为予弟孙卿言之。自述其高祖总镇兖州，曾祖随宦焉。时满州某公以帝室懿亲巡抚山东，邀渔主章奏。渔，风流自赏，暇辄挟诸大僚子姓，载酒大明湖，徜徉啸傲，裘马翩翩。大率少年鲜事，又天下承平未久，大臣子弟例习武，备国家干城选，不论将家子矣。予曾祖以总兵子厕与其间，击剑超距，靡所不为。而渔文士从容诸人间，时强拉与戏，颠仆之以为笑乐。渔被颠，起或恢谐自调，色不忤。故诸人乐与之游，绝不觉其有武勇也。

一日，谓诸人曰：历下风土，想诸公子倦游览矣。南朝景物，秀绝人寰，广陵愈靡丽为三吴冠。诸公子盍买舫作广陵游乎？渔不恤附舫尾也。

诸公子喜。载数画舫，联檣南下，抵广陵，击舟数月。兴阑欲归，行解维矣。渔忽置酒遍拜诸人曰：渔辱从诸公子游已久，今有急，未识诸公子肯悯援手乎？

诸人少年豪快，笑扶渔起曰：先生属尊何必尔，吾侪敢不惟命？

渔起，曰：吾顷需金数万，无所措。

诸人闻数巨，有难色。须臾，渔又曰：诸公子不能相假，吾知运司库金银无虑千万，视戈戈者，不啻九牛一毫，于国帑无大损。诸公子材武，盍助渔取之。

诸人相顾骇愕不敢应。渔愤作色胁诸人曰：诸公子必不相援，渔能自取之。明晨，舍少金诸公子舟，他遁，祸嫁诸公子矣。事发，累尊公祸必不轻，诸公子即能自白，恐不免比匪之罪。能行。必无祸。

诸人不得已应之。渔曰：信乎？

曰：信。

渔呼舟人曰：止酒。俟奏凯还饮，至为诸公子策勋未晚也。

舟人讷应如雷。诸人益惊，乃知舟人皆渔党。渔起，取佩刀指诸公子曰：此行无争斗，不必人人持械。渔操刀为诸公子卫，诸公子速随渔登。

语毕，距跃如飞，先登岸，诸人随之。疾趋登运库屋，揭瓦斩梁，驱诸人探身下盗金，自操刀踞屋顶瞭望，备有变。既。诸人以次负金出，驱诸人先行，而渔殿后。抵舟，命舟人扬帆，时酒尚温未寒也。

渔酌酒饮诸人曰：诸公子身下盗库金，而渔纔居屋顶瞭。事发，不必首渔而从诸公子也。诸公子幸好自爱。

诸人默然。归乃不敢与渔昵，然亦勿敢声，究不知其多金何所用也。后有泄其事者，为中朝官所知，欲究，然事隔数年无左证，又以中丞贵戚子与其事，恐兴大狱，恚不敢发焉。后余曾祖尝举以戒子孙慎交游，故为言之如此。

[钱基博曰] 渔虽薄行不足道，然其玩诸人股掌，机智乃尔不凡，未易才也。予又闻之友人夷吾，谓渔生平辨给多口过，晚年嚼舌以死，闻者快之。未识信否，姑志之以俟考焉。

○戴俊

戴俊者，亦苏州人，梁兴甫弟子也。

尝挟一陕西人游四川，其人亦勇力士也。中途，经一山，山寺有老僧，居山中者数十年，见老猿二，日相角为戏，其技甚神，非世人可及，戏与焉，久之，尽得其妙，搏无对，揭字于门致夸。

二人道见，心恚之，欲入，有两童子守门，亦善搏。遂与对手，童不能胜，乃惊入报老僧，呼二人入谒，见老僧趺坐禅床，谓二人曰：汝二人能胜吾童子，亦高手也。来。

陕西人竞前搏之，老僧坐不动，略举手而其人已掷于地。俊继上，僧仍如前掷之，俊立不仆。僧异之，曰：汝可教也。

留止俊，尽得僧传。思天下惟僧为愈己，乘不意杀之。于是技无有与俊敌者矣。抑何其忍为逢蒙也。

[钱基博曰] 是亦僧有过焉。甘蝇，古之善射者也，有从而学射者三年，自以为天下莫己若矣，乃谋杀甘蝇。弋弓而射之，甘蝇张口而承之，嘻曰：子从我三年，未教子啮镞也。学射老大惊，播弓矢而谢之。惜哉，僧之不知

此也。

时南京人有尤十六者，力举千斤，素行无赖，居恒辄要人道中索饮酒，有不许者，即怒吼，左手牵人衣裾，右手起道傍人家阶石置下，必许饮乃脱。俊既杀僧，挟技客南京，知之，必欲一挫之而后嫌于心。一日，伺十六观剧，俊往傍之立，践其足。十六大怒，将拳之，俊佯惶怯伏地，出十六胯下，而十六仆。俊起，连蹴之数十足，乃呼谓曰：尤十六，汝不识戴二官人耶！十六拜谢乃免。观者千人称快。

○履店翁

光绪二十三年，黄浦有武举人某，家世习武，年少负力。

尝至上海市履，诋货不良。贾曰：我货表里坚致，匪是，不以售于市。

某因明其言之匪实。

贾又曰：勿实，不取一钱。

某应之，曰：信乎？

随取履力折之，底砉然中断。晒曰：汝履不任予手折，能任履予足践地者几何时哉？

拂衣欲去。贾虽心恨，无如何。

一日，又至市履，如前折之。

方哗争间，一老翁鹤发皤然，伛偻来某前，戏拍其肩曰：我货良不恶，君指何劲也？

语毕，徐步入内。而某颜色不觉灰白若死，两臂剧痛不任举。呻吟舆疾归，乞哀其祖。

祖骇曰：岂某翁耶？此翁我所兄事，尔何犯若？尔休矣。

亟唤舟奔赴其店，投门长跪。时夜已深，门闭不启。跪至晓，门辟，翁出，握手入曰：何至是。予不意某乃故人孙。

授之药，曰：服此命不丧，然其手则废矣，奈何？

始某两臂力能提携数百斤，至是不任把箸持饭甑，食饮须人云。

〔钱基博曰〕好勇斗狠，孟子谓为非孝。噫，某也不惮怙力鲜事，终累厥祖。白头星奔，跪哀于老友，仁人孝子，非所忍矣。岂非古之人所谓忘其身及其亲者欤？

○胡迺光

无锡胡迺光，邑秀才，精武艺。善用铜箸，时号无敌，异人授也。

其铜箸有大有小。大者长二尺，粗一指许，临大敌用之。小者长尺余，细不盈指，平时应急用之，半藏于袖，半出指端。

游于市，见一僧索钱于某店。迺光谓僧貌非良，店遂无所予。僧颇断断

，然迺光不措意也。

后往武当祠佛。中途，寓一庵。庵僧出款，貌似相识，意殷殷。晚餐毕，忽闻斫刀声，心动。视户已锁闭，始忆似茶店丐钱僧也。例礼佛不得携械，仓卒无所得铜箸，适见案间餐具未收，有饭箸二，搁甌上，取藏于袖以待之。

僧启门持刀入，叫骂曰：尔犹忆某年事乎？

挺刀直砍，迺光以饭箸抵之，少顷，中僧手腕，刀落堕地。

僧反跪顿地乞命，迺光曰：从此释怨可乎？

僧叩首听命。明晨厚款而别。

[钱基博曰] 胡迺光生清顺治时。吾闻时有大力者，远道慕迺光名，来访。值之道，猝出迺光不意，绕后环两臂抱其腰，举之离地数尺，按石柱上，诘曰：若为胡某乎？迺光自以足悬空无所用力，乃曰：非也。不意大力者手甫释，迺光即后起一足腾蹴大力者。仰仆地，返身自指鼻尖曰：若今识胡某否？其趯捷有如此，谈者辄为眉舞云。